



@女性农民工，你知道“四期保护”么？

女农民工的身体健康不仅关系到自己，也关系到下一代的健康。因此，国家对此作出了专门的规定对女工进行“四期保护”。“四期保护”究竟是哪四期呢？

经期保护

在女工经期期间，用人单位不得安排其从事高空、低温、冷水和国家规定的第三级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

怀孕期保护

怀孕的女工不能从事接触铅、汞、苯、镉等物质的工作；在劳动时间内需进行产前检查的，应当视为劳动时间，并要相应减少生产定额，以保证产前检查时间。

产期保护

产期保护既包括生孩子之后的保护，也包括流产之后的保护。女工在产期内享受一定时期的产假和正常的产期待遇。

哺乳期保护

对有不滿1周岁婴儿的女工，其所在单位应给予每班2次，每次不少于30分钟的哺乳时间；不得安排女工在对婴儿成长发育有害的场所工作；不能安排女工从事重体力劳动和加班。

整理/制图 唐妹

工厂遭遇用工荒，90后年轻人难寻；面临自动化浪潮，70后工人担心被取代

制造业农民工亟待转型升“技”

本报记者 黄仕强

“现需求包装工100名，工作轻松，月薪5000元以上，年龄不限、学历不限……”近日，重庆一知名电脑品牌又发出一则招聘公告，这是该工厂自今年3月复工以来的第二次大规模招工。

“现在工厂很缺人，之前我们招聘还要求年龄在45岁以下、初中以上学历。”该公司招聘负责人李东告诉记者，第一次招聘100人，但最终只招到了50余人。

记者采访了解到，因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工厂的意愿不强，制造业面临用工缺口大、薪资成本不断提升和员工年龄不断增加的难题。

工厂难见年轻人

8月20日，李东面试完几名应聘者后，看着手里的资料对同事说：“今天来的年龄最大的已经52岁了，最年轻的也有44岁。10年前，我们厂里工人平均年龄不会超过32岁，可现在平均年龄已达到43岁以上。”李东暗想，只要有年轻人来应聘，条件还可以放宽一点。

事实上，有如此想法的不止李东一人。重庆江津区一摩配企业的负责人张超告诉记者，他的公司绝大部分都是农民工，平均年龄差不多50岁，“工人到手的工资在3000元左右，再加上食宿、社保等，每名工人要投入4300元。”

张超表示，这行虽然对年龄要求不高，但投入了较多人工成本，还是想招年轻力壮的。“年轻人毕竟思维活跃一些，能在生产过程中提些建议，为我节约成本，但现在的年轻

技术水平不高、收入低，是制造业工厂工人流失的主要原因，同时，新兴服务行业也吸引了更多年轻农民工的加入。专家和业内人士建议，制造业要提高行业技术含量，逐步向高层次转型升级，同时要加大对农民工的技能培训，提供技术学习的环境和平台。

人都不太愿意进厂。”

今年47岁的重庆巫溪人李云明在广州一纺织企业从事染线工作已有近10年的时间，而他在厂里还算年纪轻的，有些工人都快60岁了。

“我儿子前年从技校毕业，跟我到厂里干了不足一个月就走了。”李云明说，他本想把染线技术教给儿子，但儿子觉得在厂里上班枯燥，如今在巫溪配送快递。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传统制造业工厂普遍面临“用工荒”和“老龄化”，其中，“70后”占多数，少数工人是“80后”，甚至还有不少“60后”。而作为“主力军”的“90后”，却难见其身影。曾经制造业是很多年轻人的梦想之地，如今，年轻人都去哪了呢？

服务业从制造业“抢人”

“在厂里上班不自由，工资也不高，不如送外卖。”26岁的何军(化名)在重庆一大型电子制造厂工作一年后便选择了外卖行业。何军告诉记者，只要勤快一点，每月就有八九千元的收入，想休息的时候也能休息，时间相对自由。

数据显示，从今年1月下旬至7月底，美团与饿了么累计新增的超200万外卖骑手中，有近三成来自制造业的农民工，年轻农民

工转行为外卖员似乎成了潮流。

“外卖、快递等服务行业从制造业‘抢人’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重庆伟耕动力公司负责人马定中看来，新兴服务行业的出现给众多没有一技之长的农民工提供了平台，但这个行业本质属于较为低端的服务业，不利于农民工的长期发展。

对此，刚从重庆一空调制造企业离职的刘华(化名)老家在重庆秀山边远农村，父母在家务农，儿子刚上幼儿园。“我上有老、下有小，加上房租，每月固定开支在5000元以上，工资最多也就6000元，生活都成问题。”思虑再三，刘华决定回秀山从事快递业。“肯定会比现在辛苦，但只要能多赚点钱，辛苦也值得。”刘华说。

技术水平不高、收入低，是制造业工厂工人流失的主要原因。为此，重庆伟耕科技公司的负责人陈茂认为，工厂要留住年轻人，除了要改善其工作环境，还应该想办法提高其收入水平，注重其技能培训，此外也要提高行业技术含量，逐步让低端制造业向高层次转型升级。

农民工有待转型升“技”

虽然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在为“用工荒”和“老龄化”担忧不已，但也有部分企业

已经乘上自动化“快车”或者正在途中，而正在面临转型的工人，则对此表现出了忧心。

重庆一食品加工企业的负责人徐明权称，从去年开始，他们工厂已有一条自动化生产线开始投产。“投产以来，经常有工人半开玩笑说，自己以后是不是也要被机器取代。”徐明权表示，食品加工行业招工的要求本就不高，因此，一些岗位以后肯定会被机器取代，工人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

“我是从农村来的，又没有多少文化，只会做点体力活。”该厂一名女性员工告诉记者，自己今年已经45岁了，又不会电脑，所以很担心被辞退，“我在重庆带孩子读书，在厂里每月有3000多元的收入，能满足我们母子的日常开销，万一被辞退了，丈夫的压力就更大了。”

事实上，有此类担忧的工人不在少数，近年来，重庆不少制造企业均进行转型升级，一些低端、基础岗位被裁撤。

“企业进行自动化改造能够节约人工成本、降低人工劳动力、提高生产效率、优化企业市场环境。”在徐明权看来，自动化大潮已经不可避免，一些上了年纪的农民工要在跟机器“抢饭碗”中占得上风，就得让自己转型升“技”。“学会操作设备和电脑是农民工的必修课，其次，要有针对性地学一门技能，因为制造业中较高技术岗位的人员缺口仍比较大。”徐明权说。

此外，还有专家建议，自动化也需要健康良性的循环发展，以人为本，与此同时，政府也要做好托底工作，除了加大对农民工培训的投入，还要让企业为职工和农民工提供必要的培训设备，为其提供学技术的环境和平台。

北京市自9月起恢复举办现场招聘会

鼓励在招聘会场内开设灵活就业专区

本报讯(记者甘哲)日前，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关于恢复举办现场招聘会活动及加强招聘会管理的通告》，决定自9月1日起，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下，在全市范围内恢复举办现场招聘会活动。

《通告》明确，鼓励开办灵活就业专场招聘会，或在现场招聘会场内开设灵活就业专区，发布供求信息，满足广大灵活就业人员需求。办会机构和用人单位在拟定招聘计划、发布招聘信息、招聘人员过程中要严格把关，不得出现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等方面的歧视行为，不得出现地域条件限制，招聘会现场将设立就业歧视投诉窗口，公开举报电话。

《通告》明确，举办定期招聘会，由办会机构于每年12月15日前，登录北京市人力资源市场管理信息系统，向办会地点所在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报送下一年度备案信息。举办不定期招聘会，由办会机构于举办招聘会前15日，登录北京市人力资源市场管理信息系统，向办会地点所在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报送备案信息。预计单场次1000人以上的现场招聘会应按要求，到招聘会举办地公安机关进行安全许可。

《通告》要求，北京市各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要及时汇总招聘会备案信息，并在区政府官方网站公开发布，服务求职者 and 用人单位。

此外，举办定期招聘会，办会机构应于每月28日前登录北京市人力资源市场管理信息系统向办会地点所在区人社局报送招聘会统计表。举办不定期招聘会，办会机构应于会后7日内登录北京市人力资源市场管理信息系统向办会地点所在区人社局报送招聘会统计表。



山区“微小学”迎开学

9月1日，在袁家村群众小学，校长邓艳萍(后右一)给学生们发放新教材。

南昌市湾里管理局梅岭镇袁家村群众小学位于梅岭大山深处，是为方便当地年龄较小的农村孩子就近入学而设立的山区教

学点，全校只有5名学生。新学期开学，学校举行了升旗仪式，上了新学期的第一课。作为山区教学点，学生们读完二年级，就要去梅岭镇读三年级。多年来，校长邓艳萍送走了一批又一批“毕业生”。

新华社记者 彭昭之 摄

每个角落都不放过，守护城市整洁和市民安全

近万名环卫工人坚守环卫“疫”线

本报记者 吴锋思

“我负责的路段长度300米左右，每天早上6点准时和同事在保洁站前集合，做好自身防护后便开始一天的工作。”乌鲁木齐市环卫工人老白告诉记者，“每天不少于3次，每个角落都不能放过。”

疫情发生以来，乌鲁木齐市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组织环卫力量进一步加大力度，实施“全覆盖、无死角、无盲区、无空白”深度消杀。连日来，乌鲁木齐市环卫工人坚守岗位，确保主次干道、快速路、居民小区等重点区域的清扫、保洁、消杀以及垃圾清运等工作的正常开展，为抗击疫情构筑坚实的“环卫防线”。

陈军是天山区城市管理局(行政执法局)环卫清运队的驾驶员，每天从8时至24时，平均三四个小时消杀一趟。和陈军一起在路上

工作的还有11名环卫机械驾驶员，他们奔波在各自负责的区域，确保天山区76条主次干道和235条巷道及辖区自建房区域消杀不留死角。

位于米东区净水路的垃圾转运站，是乌鲁木齐市最大的垃圾转运站。在转运站卸料大厅内，装有生活垃圾的密封罐刚被安装上转运车，身背消毒装置的环卫工人便立即开始消毒操作，安装于天花板的喷淋系统也开始喷出阵阵消毒水雾。

张辉新是转运站的一名驾驶员，疫情期间，他和同事始终奋战在城市垃圾清运一线，守护城市整洁及市民安全。“测量体温、穿好防护服、戴上口罩手套……这是每天工作前的必备工作。”张辉新介绍，每次清运时，须先拿消毒器对垃圾桶进行消杀，将桶内垃圾装上车，然后对整车消杀，最后再对垃圾桶做一次消杀。装车后，进行消毒处理后，才可上车前往下一个垃圾收集点。

今年50岁的杨宗兴是重庆高洁集团乌鲁木齐分公司保洁部主管，已从事环卫工作9年。疫情发生后，他吃住都在车队，带领车队人员负责高新区(新市区)辖区内28条街道的消杀工作。每天，杨宗兴按惯例检查洒水车水罐中配比好的消毒液，又围着车辆巡视一圈才安心。“比平时的洒水难度要大，我们在消杀时更要控制车速，保证道路的消杀更细致。”杨宗兴说。尽管已熟练驾驶过洒水车、清扫车、清雪车等设备，但在消杀时，他依然会不时从后视镜看喷洒过的路面，确定是否有遗漏。

杨宗兴的车上放着一个背式喷雾器，由于担心街道一些角落机械无法消杀到，就准备了喷雾器随时进行人工消杀来补充。一趟消杀完成已是凌晨，杨宗兴驾驶空车回到车队，又对车辆进行日常巡检。

此外，新疆鑫和新环卫绿化有限公司的270名环卫工人主动返岗，勇当“逆行者”，承

担起乌鲁木齐市城市快速路的消杀保洁，以及经开区(头屯河区)延伸区、合作区、白鸟湖区、西湖及两河片区道路消杀保洁和500余家企事业单位及居民小区的生活垃圾清运工作。

“疫情当前，环卫消杀工作更要细致谨慎，这段时间为了保障城区环境卫生的干净整洁，有效降低病毒传播扩散风险，我们平均每天工作接近16个小时。”该公司负责人说。

近期，乌鲁木齐市各区(县)城管部门严格按照最新制定实施的消毒方案和指南，根据疫情防控区域等级进行每天1次至6次的消杀作业，全市平均每天出动消杀作业车近400车次。自开展城市道路环境消杀工作以来，乌鲁木齐各城区县城管环卫部门有近万人参与战“疫”，每天对全市524条主干道、1455条巷道、3872个居民小区和2389个院落进行全面消杀作业，累计消杀近5000公里。